

开在他乡的花

毛君秋

听说小斐要到湘西支教的消息,我感到有些诧异。

小斐是我教过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学生。初次报到,她是一个人来的。报完到,同学们像一群麻雀叽叽喳喳闹成一团,唯有她坐在教室后排一角,安静得像一面真空中的旗。同学们都走了,她不声不响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那时起,我开始关注这个外表朴素的小女孩。她腼腆内向,话不多,坐在教室前排靠边的座位,老师提问她时,她微黄的脸蛋会红得像秋天的枫叶。

后来我知道,她从小命运多舛。六岁时,

父亲因病去世,母亲抛下年幼的她一个人远走高飞,从此杳无音信。她跟着爷爷奶奶,日子过得很苦,读书的费用都是爷爷推板车沿村走巷叫卖小菜一分一角挣来的。然而,在她十六岁时,爷爷也病逝了。好在,那年她得到广州一位好心人的资助,一直到高考。她考上本省一所师范院校。

毕业后,她回到本县一所农村中学教书,和我成了同事。她好学勤奋,有事无事喜欢往我的办公室跑,问这问那,经常往我抽屉里塞根香蕉、几粒糖果什么的。我也乐得把我的一些教学经验分享给她,几年时间,她就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。正当工作渐入佳境之时,她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。

“人生地不熟的,你能适应吗?”我提

醒她。
“没事,我就想换个工作环境。”她说。
我没有劝阻,唯有祝福。

列车一声长鸣,小斐孤身一人踏上了西行的路程。

她来信说,那是建在山腰的一所小学。每当半夜,会有野狼的嚎叫声从山上隐隐传来。刚开始几天,她常常在梦中惊醒,后半夜,她基本上是在野狼恶嚎的余悸中度过的。幸好,校长夫妇就住在隔壁,给她壮胆不少。

白天,小斐专心给孩子们讲课。晚上,寂寞的长夜最难熬,她在灯下批改完作业,备好第二天的课程,其余的时间,就写教学札记和生活随笔。

小斐的到来,给这所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她讲大山外的故事,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。山里的孩子淳朴,他们经常从家里带咸鸭蛋、到山上采野蘑菇,送给亲爱的小斐老师。

陌生的工作环境,小斐很快就适应了。这所学校唯一科班出身的她,工作上很快做出了成绩,那年,她被当地县教育局评为“优秀教师”。

一天,我在她的社交网络空间看到一个小故事,似乎明白了她支教的缘由。

“秋天,鸟儿衔着一枚太阳果实,飞呀飞呀,飞到一个很远的地方,嘴一松,种子落在了丛生着杂草的空地。春天到了,种子发芽了。它望了望四周,一切是那么陌生。寂寞和孤独困扰着它,可它并不感到彷徨。它使劲地长高,再长高,好去眺望遥远的故乡。夏天,它开出了艳丽的花儿,鹤立鸡群般在群草中挺立。群草向它投来阵阵羡慕的目光。凉爽的秋天,它把成熟的种子撒播在周围——故乡太遥远,它选择了留下……”

按照约定,支教两年后的她完全可以选回来,然后调到县城任教。她拒绝了。她说,一颗寂寞的种子既然在陌生的环境里开了花,那就让它结出新的果实来。



雪后大漠

雪后的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银装素裹,景色如画,美不胜收。
新华社发(张晓亮 摄)

张振

夏夜8点到10点和冬夜9点到11点,兼顾各个时区的需求,是最好的开会时间。2023年7月12日,周三,晚上开会,一个需要准备演示文稿、进行汇报的工作日,手机上突然弹出米兰·昆德拉病逝的消息。因为高负荷工作有些过热的大脑,反常地浮现起这位作家微笑的照片。

晚上11点半,我从公司走路回家。月光如水,满地清辉。5个多小时高强度的准备、汇报和讨论后,我心中有一种考试结束后的轻松与雀跃。这一刻,我终于又做回了自己。回想此前看到的新闻,熟悉的心境、熟悉的月夜,将我带回了曾经熟悉的场景之中。我回想起初遇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的那个月夜。

彼时我正在清华大学读大一。那个学期末的最后一门考试,教授不小心把题出难了。原定3个小时的考试,由于没有人能做完整,不得已额外加了三次时,成了一场4个半小时的小型数学竞赛。从考场出来后,脑胀过度的我,发蒙地在食堂吃了晚餐,还点了一瓶啤酒,庆祝考试的结束,然后回寝室睡了

月光下的回想

醒来时,已是晚上9点,窗外月光皎洁。不少同学已陆续回家过暑假,我穿着短袖、短裤和拖鞋,走在不似往日喧闹的校园里,和着夏夜的微风,有一种海边度假的轻松感。我的目的地是宿舍不远处一个三层高的C形建筑,我们叫它C楼。C楼的地下一层是学生超市,超市旁边是一家书店。每到毕业季,店家会按一斤几元钱的价格向毕业生们回收旧书,这些二手书售卖的价格只是原书价格的2折到5折。我今天的目标是挑一本小说,在明天回家的班车上看。

挑书和恋爱有些相似——总是在不经意间相遇。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,在文学区的无数名著中,它的名字是如此耀眼。店家把它五块钱一本卖给了我。我是这本书的第五个主人。书的扉页上写着它前四任主人的班级和姓名。我也用笔认真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后来毕业的时候,这本书再次回到了C楼

书店,也不知道它现在到了谁手中。
翻开书后,书的第一章,关于“永恒轮回”就惊艳了我。它以如此浪漫和诗意的方式,讲述了经典物理中的决定论。我也曾为作者没能赶上“量子时代”而惋惜——如果他知道了平行宇宙、概率论,他又可以写出多么精妙的文章!直到看到他的告,我才知道,他并不是如我想当然一样活在史书中的人物。而真正让我在阅读中坠入“爱河”的,是该书最后一章《卡列宁的微笑》。它描绘了爱情最为纯粹、最为美好的样子:忠诚、善良与守候。男女主人公因《安娜·卡列琳娜》而结缘,他们给共同养大的狗起名卡列宁。这条狗如天使一般守护着女主人公,直到男女主人公真的过上了“牧歌”般的生活后离去……

月夜是如此静谧、无私与包容,我愿意用一些我崇尚的美德来赞美她。美德之光似乎通过阅读,跨越时间、空间、现实与幻想的界限,将我们联系起来。

与风隔着一层纸窗的距离

王国梁

冬夜深深,万籁俱寂,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。忽然,我听到了窗外的风声。那声音缓缓而来,似乎走了长长的路,抵达我窗外的时候有精疲力尽的态势。此刻冬夜的风声并不像我记忆中那样狂野强势,那样有席卷杀戮的威力。

想来我从乡村搬到城市的楼房后,很少听到夜晚的风声了。楼房密闭效果好,把风完全挡在了窗外。再加上冬天有暖气,屋子里温暖如春,更容易忽略冬夜的风声。今夜的风很大,或者窗子有缝隙,便又听到风声了。冬夜卧听风声远,心中涌起苍茫辽远的感觉,人似乎能被风声带到遥远的地方,带回遥远的记忆。

我想起多年前,那时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,冬夜呼啸的风声成了很多故事的源头。那时晚上我去祖母家睡觉,她家离我家有一里地。到了睡觉时间,我冲出家门,以跑百米的速度奔向祖母家。祖母早已把被窝给我暖好,祖父也把炉火上热热的烤红薯放在

我的枕边了。我躺在被窝里,享受着无比温情的冬夜。

祖母的房子是半砖半土坯的,那种房子在风声呼啸的冬夜里简直有点战战兢兢,可怜兮兮。可是祖父却无比笃定地说:“放心吧,这房子风吹不透,暖和着呢。”窗子是木格纸窗,只有中间有一小块玻璃。冬夜风大,窗上的纸瑟瑟发抖,发出时而轻微时而剧烈的声响。

祖母盘腿坐在土炕上,在油灯下做棉手套。她做的棉手套,跟大熊掌似的,戴上特别暖和。祖父在旁边抽着旱烟,他抽得非常慢,好像想把一袋烟抽一整夜,让冬夜也变得悠长起来。有时祖母被呛得接连咳嗽,他便熄天旱烟,陪祖母闲聊。有时我没有睡意,便加入他们的聊天。这样的时候,祖父和祖母讲故事的灵感和天赋,就被激发出来了。他们给我讲天上诸神的故事,讲七侠五义、三国演义的故事,也讲冬夜里狼群的故事,还有神秘雪夜里的鬼故事。我胆子大,一点都不怕,反而觉得那些奇幻的故事在冬夜里分外有味道。

天寒地冻,风声呼啸。我们与风只隔着

一层纸窗的距离,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风的强悍和威猛。风声有时打着呼哨而来,仿佛是千军万马到来之前的先头部队一样,本以为它会裹挟着更大的寒潮而来,可它到了窗前便偃旗息鼓了。难道它被人间灯火的温暖所感化?为何屋子里感觉不到冷?风长一声短一声地嘶鸣着,屋子里却融融的。长长的冬夜,听着风声入眠,梦却无比安然。

如今我听着风声,静卧于床,心中却有万千滋味。想起蒋捷的那首《虞美人·听雨》:“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。”我如今已到双鬓斑白之年,卧听冬夜窗外的风声,跟蒋捷听雨时的感慨颇有相似之处。不过,我以为人生的悲欢离合并非“总无情”,而是“总关情”。人生渐老,反而觉得所有的经历都是温暖厚实的。我没有那种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心境,只是觉得曾经的故事都是岁月的恩赐。祖父和祖母早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,而我依旧牢牢记得他们的话语和笑容。那年少时光,是我一生的珍藏。

渔舟敲晨

周桂芳

大概你听说过渔舟唱晚,但你见过渔舟敲晨吗?我家住在湖畔,平日里伴湖而居,枕水而眠。冬天的一个清晨,我围着湖跑步。东方刚吐鱼肚白,雾气缭绕。只见湖面平如镜,一只渔舟在湖上,一桨一橹两个人,船尾摇,船头敲:梆——梆梆——梆……随着这声音,红日喷薄而出,霞光万丈,湖面顿时波光粼粼。

这是湖边的渔民们正摇着几只渔舟,忙着敲船围鱼。湖面上围了一道道渔网,几只渔船从外向内合围,边摇边敲,围向渔网。那被突然从睡梦中敲醒的鱼儿,就开始向渔网中间游走,活蹦乱跳。

此时,湖面上有三只渔船,正在摇橹合围。它们围成一个大圆圈,放下一张围网,每只船上有人用竹筒不停地敲打着船板,发出一片“梆梆”的声响。渔夫一齐用橹桨击发出“啪啪啪”的声响,还大声地发出“喔嗨嗨、喔嗨”的吆喝声。天青色的湖面上,渔船游走,竹筒梆梆,吆喝声声。天高地迥,感觉甚妙。

渔舟敲晨,敲醒鱼儿,敲醒太阳。今天又是一个好晴天,我闻到了阳光的香气。

继续爱人间

刘诚龙

人生七十今来多,人生五十不病稀。五十岁,是人生的一个坎,各个器官都出毛病,要检修检修了。

打死我也没想到,我会去医院躺那么久。三人省城医院,折腾复折腾,那叫一个惨啊。我宁可进刑堂,也不想去医院,可人生哪能如意?

眼睛瞭望世界,我的空间是从门到窗,从窗到门。这是眼睛的空间,不是双脚的空间。双脚的空间是,从床之左到床之右,从床之右到床之左。不想还好,想起来羞,大不便,小不便,不便到要用盆了,这是我?我不!我要去厕所,几次抬头,几次躺倒,躺倒我也要抬头走,走到卫生间,蹲是蹲下了,扶杆起来,哧,如一块硕大的肉泥摔到地板上。我被抬回病床,医生作狮子吼。

曾经立过一志,学习陈抟,一睡八百年,睡他个酣畅淋漓,睡他个天昏地暗。这回遂了愿,一天24小时,床上躺着23.99小时,梦入芙蓉浦十几小时。但没成想,恶睡猛睡,也是有代价的,代价是全身气血阻滞。

回老家养病,某日,突然疼醒,原来是气阻手臂疼,两肢都疼,左摆左疼,右摆右疼。伸个懒腰,腰是能伸,手却伸不得了。吃饭,手伸去碗中夹菜,得站起来才能够得着。可站又站不得,一站起来心率蹭蹭飞奔。再摸摸手臂,不是这里鼓一个包,便是那里隆起一坨肉堆,理疗师曰:气血堵在这里了。一摸(都不是按),撕心裂肺地疼。

生老病死,人生四季。我病后,恢复有些艰难,近一年了,都没回到病前状态。有朋友见我病苦,发来壮气语:要坚强。好像我不想活了,实则我还在努力苟且偷生。

罗曼·罗兰说,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,依旧热爱生活。老罗把英雄有些降格了。我认为自己不是个懦夫罢了,我发现了我的生活真相,我在其间苟且惯了,姑且继续爱这个人间。

女儿的花布鞋

宋波

冬日无事,闲翻旧物,翻出几双旧花布鞋。虽说是旧鞋,可鞋底鞋面儿洗得干干净净,鞋面上用彩色丝线绣的花朵蝴蝶,依然鲜艳,只是有的鞋底边角处略有磨损。几双花布鞋按照尺码,由大到小整齐摆在一起。

这是多年前,母亲给孙女手工缝制的几双花布鞋。自从我的女儿出生后,母亲隔上一两年,就要做一双花布鞋给孩子穿上。

后来女儿长大了,不再穿手工布鞋了,她才停了下来,把过去制作的鞋清洗干净收起来,一直没有舍得扔掉。

母亲擅长做针线活,她有一双灵巧的手。小的时候,我和妹妹身上穿的衣服,脚上穿的棉鞋,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。

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,我穿了一件当时特别时髦的背带裤去上学,班上的小伙伴们都围着我转来转去,平时不怎么搭理我的女生们,也都嘻嘻哈哈地过来和我说话,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。

那一整天,我心里都得意极了,走路来都蹦蹦跳跳的。这是妈妈亲手给我缝制的衣服,别的地方想买也买不到。童年的时光,在母亲的一针一线里,格外悠长,又总是透着欢乐。后来我长大了,考学了,远离了家乡,母亲始终在身后默默关心着我,支持着我。等到我结婚生子后,她又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,帮着带孩子给我们减轻负担。

女儿出生后,母亲早早地就开始张罗,要给自己的孙女做一双花布鞋。时光如流水,岁月不饶人。此时母亲眼睛有些老花了,手也不那么灵便了,穿针的时候,戴着老花镜,迎着太阳光,好几次也穿不进针眼里,只好喊我过去帮忙。阳光洒在她身上,斑斑点点。她的动作慢了,但那一手高超的针线活手艺还在。

她挑选好缎面绒布,穿上五颜六色的丝线,手捏着细细的针上下穿梭,只需要大半天的工夫,就能缝制出精美的鞋面。鞋面上有时会出现一朵盛开的牡丹花,红花绿叶似乎能在风中摇曳。或者是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,金丝描边,白线勾底,似乎碰一下就要飞走。

女儿刚学会走路,就穿上了奶奶给她缝制的花布鞋,软软的正合脚。鞋面上的花鸟图案,总会逗得女儿伸手去抓,嘴里还唧唧呀呀高兴地喊着。

女儿长得很快,奶奶就按照她的小脚尺寸,继续做大一码的花布鞋。花布鞋被她缝制得紧密而细致,就像她对孙女的爱,深藏不露,又无处不在。时光飞逝,如今母亲很少做针线活了。这一双双旧花布鞋,如同一串串美好的回忆,尘封在心灵的深处。那是一个时间的容器,保存了母亲对孙女的爱。

周钢

鄂东大地,黄荆山脉,盘龙傲舞,连绵不断。长江南岸,依伴着城中磁湖,堤西边不远,有一座柯尔山公园,山顶上的安流塔,高耸云端,十里外可见。站在高处,可一览市景。

初冬来临,寒风徐徐,阳光初露,大地渐暖。晨起,我迎着冬阳,经过杭州西路,朝着柯尔山公园登山健身步道而去。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,让人神清气爽,抬头望去,满山参天大树,挺拔屹立。登山男女老少接踵而至,随着登山人流,来到拱月桥,山坡上茂密的樟树林,散发阵阵清香。迈着轻盈的步伐,踏上海平桥,仰望山顶安流塔,塔尖一半在云间。登上柯尔山,眺望东方,冬阳高升,晴空空亮,云朵微笑。

万里长江黄石段,波浪滚滚向东方,鄂东长江大桥,黄石长江大桥,棋盘洲长江大桥横跨南北,天堑变通途。黄石新港工业园,大型塔吊正挥舞着钢铁巨臂。百年大冶钢厂,炉火正旺。十里江堤,风光无限,江滩公园比比皆是,树成荫,花成园,健身步道沿江行,昔日江滩变景区。放眼望南方,巍峨雄壮的黄荆山脉,延伸数十里,山脚下,磁湖南岸紧相依。抬头追云,向西看,成片楼宇镶嵌在大地上。转身向北放眼去,耳边忽闻轰隆隆,新建落成的花湖机场就在这个方向。

站得高,看得远,黄石市景年年变花样,绿水青山好江南,鱼米之乡聚宝盆,矿冶名城扬四方。